

闲话花样

听壁脚

■郑树林 文 剪纸

一想到这一句听壁脚就会想起以前读书时,常常莫名其妙被老师知道我的一些牢骚言语后被批评的事情,后来才知道是我的一个邻居同学听壁脚后告诉老师的,以后我就不再理睬这位同学,而且还让许多同学知道他的所作所为。所以从小就知道听壁脚不是好闲话,用普通话来理解的话就是偷听别人的谈话,也是属于不道德的一种行为。

听壁脚以前大都是用在新结婚小夫妻的婆婆身上的,当然也有一些同事同龄人,最起劲的就是小孩子,为了听壁角会躲在新人床底下偷听,结婚拜天地入洞房时,新郎新娘各咬一口有些生的果品,窗外听壁脚婆婆会问:“生不生?”屋内要连答三声:“生。”等到新郎新娘熄灯后才是真正属于听壁脚的时间,主要是听小夫妻的说话内容。后来才知道为什么以前要听壁脚,因为过去的家庭很少有什么性教育,就是到了结婚也没有人会告诉男女结婚后怎样同房,所以过来人的婆婆就会听壁脚,有时候还会在窗外着急,等到第二天听躲在

床底下小孩子的汇报,有些小孩子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大人要让他躲在床底下,看到灯熄了就害怕会在床下哭出来。不过这样的听壁脚大家还是可以谅解的。

最讨厌的就是一些在背后听壁脚,不尊重别人的隐私,还要断章取义再到处宣传。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,要学会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,而不是总是去听壁脚,去关注或评说别人干了什么。而今我们的生活职场中还存在着许多听壁脚的,这些听壁脚的所谓朋友同事是防不胜防的,我们自己要掌握做人做事的原则,不让那些听壁脚者有机可乘。



海上风物

眺望敦煌

■赵韩德 文

好多年前读过一首盛唐时的敦煌曲子词:“五里滩头风欲平,张帆举棹觉船轻。柔橹不施停却棹,是船行。满眼风波多闪灼,看山却似走来迎。仔细看山山不动,是船行。”

一首小词,明快鲜活,灵动欢欣,自在随意。可我有点疑惑:这么水灵的文字,是出自甘肃边陲的敦煌吗?那里的生活,有这么滋润吗?

后来读到谢稚柳先生的诗。20世纪三十年代,画家谢稚柳随张大千到莫高窟。那时,洞窟衰败,唯一可慰藉的绿色,也只是在野外牙山一带。谢画家作诗曰:“清绝从山一脸黄,天荒大漠约春光。野桃宁宁花如豆,飞燕翩翩水作梁。客里展书枫叶老,灯边埋梦柳绿长。何缘净土消尘垢,虚对青莲散妙香。”敦煌天荒大漠,只是偶有春色。

只要在唐诗的长江大河旁掠过一捧水,自会迷醉和向往渭城柳色、阳关古道、玉门春风;就想听鸣沙,看敦煌。可惜敦煌离黄浦江实在太远,戈壁大漠,关山迢迢。近日,终于有机会,进入敬仰已久的敦煌之外。敦煌莫高窟展,从3000公里之遥,送至浦东新区的喜马拉雅美术馆。不可不去。

从14世纪开始,海上贸易和运输,织成另一条丝绸之路。陆上古老的西域道渐渐被岁月淹没。流沙、荒草、荆棘、胡杨、红柳……遮没了阳关,颓败了烽燧,风化了边城,消融了玉门关。黄沙埋没莫高窟半身,流沙涌进窟门。

锤子铁钎的凿击,是从公元4世纪开始的。衣着破旧的工匠画师、尘土、柳条筐、脚手架、木梯、油灯、灰蒙蒙的巨大而移动迟缓的骆驼、从绝壁向山体凿进的洞窟、粗陋的毛笔、陶盆里的五彩颜料、泥土、麻布、芦苇……虔诚而艰苦的描绘、雕琢和泥塑,整整延续了一千年,从4世纪到14世纪;从北凉、西魏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西夏至元。

20世纪初,公元1900年,明清最后一朝的一个姓王的退伍兵勇,受戒

为道士,怪诞地成了佛教莫高窟的主事,拎着自己配置的洞窟钥匙。此后就是一大串的中外故事。伴随着盗卖、劫掠、保护、斗争、散播,敦煌成了一门伟大的世界性学问。

这学问太深太宏大。在喜马拉雅的敦煌洞窟,面对浩瀚,我探进探出于各个洞窟,感到自由、活泼、畅达、奔放的生命力正从每一个洞窟涌出,鲜活得哪像隔着千百年。即使是在宁谧静穆的塑像,生命的张力也在眉宇、颧颊、嘴唇、鼻息、眼角间洋溢。自在、充实和喜欢在外溢;艺术的律动在播扬;生灵的气场在歌唱。这感觉,与平时徜徉于博物馆那教科书式的冷静,很有点不一样。

第259窟北魏佛像,高92厘米。土红袈裟通肩覆体,佛陀俯首下视,含蓄地微笑。衣纹流畅贴身合度。眼角微挑,鼻翼翕张,嘴边隐隐两个动人的笑涡,那微微沁出的澄心静虑,内在的纯净怡情,真是天人境界。

飞天是敦煌的符号,是敦煌的形象大使。伎乐飞天图,第285窟,西魏。十二位飞天,均朝正壁方向飞翔。各色乐器奏乐:排箫、长笛、箜篌、琵琶、竖琴……几个飞天还在相互呼唤、长啸。身边是飞散、流动的鲜花束花瓣和祥云,迴环旋转的飘带。仙乐袅袅,花雨纷飞。图呈波浪状展开,飞天女乐像在浪涛的节奏中怡然冲浪,舞翔于永恒的时光流。

凑近,仔细察看这些出自无名工匠的图画和文字,细看每一笔线条。大多数图案,初看无甚奇特刻意之处,就是平平凡凡的一笔、一笔,就像他们平常日子里在黄土道上走街串巷为老乡画灶头、画暖炕、画年画,当然在洞窟里工作更多一份虔诚心情。设色也多以平涂为主。但是整个画面,看似种种普通元素组合起来,却涌现非凡的生命活力,扑面而来,汹涌澎湃。

最难忘第172窟盛唐作品《观无量寿经变图》。图像饱满丰茂充盈,五彩焕然的楼台亭阁,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,池中莲花盛开,莲花童子嬉戏追逐于莲荷之间。众佛众菩萨体态优美,面含笑意,安然舒适。舞台上伎乐翩跹。轻盈的飞天穿游于楼阁廊宇之间。飘荡在空中的乐器不鼓自鸣,一派极乐世界的美景妙象。

地老天荒般枯寂冷寒的洞窟,

怎会诞生如此具有丰盈生命活力的作品?

迈进迈出中,不断思索,突然醒悟: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,从北京到元代,那时的敦煌并不是“古迹”,它是一座鲜活繁华的城市啊!它是丝绸之路的枢纽,驻扎重兵的雄镇。繁华的社会,正是莫高窟得以辉煌的丰厚土壤。

这就可以解释一切。

马帮、驼队、商旅、僧人、丝绸、药材、金银、珠宝、美酒、琥珀、皮货、山珍、书法、绘画、经卷、梵呗、贵妇、仕女、杂技、歌舞、乐队、女伎、旅客、居民、士兵、官吏……举袂成帷,挥汗如雨,摩肩接踵,那时的敦煌,人山人海啊!

果然看到了达官贵人的风采。第130窟,盛唐壁画《都督夫人礼佛图》。——敦煌郡东面的瓜州县都督(太守)的夫人,率众前来莫高窟礼佛。

夫人和她的二位闺蜜,结伴而来,惊人的雍容华贵。手奉香炉、鲜花,“云鬓花颜金步摇”;九个随从婢女,捧琴执扇端水瓶,“新装巧样画双蛾”。夫人和女伴满头鲜花、小梳、宝钿、凤冠……珠光宝气;分别着碧衫红裙,绛地褙子,白罗画帔,遍身绮罗。四周萱花、曼陀花环绕,蜂蝶翻飞。在这幅图画前,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唐代诗人杜甫的《丽人行》之意境:“态浓意远淑且真,肌理细腻骨肉匀。绣罗衣裳照暮春,蹙金孔雀银麒麟。”“紫驼之峰出翠釜,水精之盘行素鳞。犀箸厌饫久未下,鸾刀缕切空纷纭。”

资料说,古敦煌有条大泉河,水少时是溪,丰水时成河。又说,那时莫高窟附近有悬泉水,来自山中悬泉谷。我在干涸的悬泉池照片前呆立。汉武帝大将李广利率领的大军西征匈奴,曾于此秣马饮水。可惜现在早已滴水全无。

那首遥远的敦煌曲子词在眼前“风波闪灼”,“五里滩头风欲平”的小曲,据说是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唱出来的。张大千、谢画家毕竟去得太晚了,悬泉谷早已干涸。

《敦煌——生灵的歌》,上海的观众,以喜马拉雅山高度的诚恳,向敦煌礼敬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意犹未尽

深秋的雨

■郭树清 文

一场秋雨一场凉。几场飘洒的秋雨之后,薄凉的秋风来袭,转眼便到了深秋时节。

深秋的雨,窸窣窸窣地下着,滑过高楼,滑过树丛,滑过房墙,少了雷闪电鸣的助力,少了风驰电掣的气势。那曼曼渺渺,柔柔细细的雨丝,星星点点地飘落在,像少女轻轻抚弄琴弦,是秋雨缠绵绵绵的魅力。

亲子物语

喜欢

■赵文心 文

喜欢妈妈在抱抱我的时候,说:真香。

用香水的习惯是妈妈为我养成的。一直记着一枝细长的香水,是上个世纪国门刚开时年近花甲的妈妈得到的礼物。妈妈给了我,作为我被耽误了十年重返校园学习的奖励。拔出带吸管的小塞子,在手腕、耳后点一点,周身便漾着似有似无的香氛。

这一小支香水用了很久也没舍得用完。那时没有香型、品牌的概念,但那清冽的让人安静的芬芳成了我以后挑选香水的标准。

我喜欢年过九秩的妈妈“毫无原则”地表扬我。

我拿过润肤露,往妈妈手心里挤一点,看妈妈仔细抹好脸和手,说:真香。我穿件新做的衣服,妈妈上下打量,“很漂亮!”我发了小文章,妈妈读一遍,“写得不错!”俯下身给妈妈穿袜穿鞋,轻抚我日渐稀薄的头发,妈妈惊讶“非常干净!”大学同学聚会的照片上我笑得夸张,妈妈评价“年轻,活泼。”就连我抱怨又发胖了,妈妈摸摸我的脸颊,“没有胖,正好!”

只要是妈妈的表扬,我全盘收下。只要有妈妈的表扬,我就能放下心里的不痛快、小别扭,轻轻松松往前走。

喜欢妈妈问: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?这“好吃的”专指甜食,妈妈爱吃奶油蛋糕巧克力,汤团酒酿八宝饭糯米糕更是最爱。这些吃食犯了“健康饮食”的忌,我们必须严格控制,饼干桶也转移到妈妈不能随手拿



花团 ■黄伟助

深秋的雨,给大地增添了动人的色彩,雨细细地编织着,时而随风斜落,时而直入尘泥,雨雾迷蒙中,佳树繁荫,林壑静美。秋雨过后,天空尚未放晴,风却有了一丝寒意,树梢也带来了秋光,申城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景观便翘首可待了。

秋雨中的溪水缓缓地流着,安详而平静,那些雨点在水面上形成无数不经意的小涟漪,互相交织荡漾开去……溪岸上,空旷、安静、拙朴,如一块淡青色的山水墨迹。

秋雨,可以幽思,可以沉默,可以怀想。

取的地方。可是,妈妈那么爱吃,怎么办呢?近年妈妈胃纳差了,甜食就常常成为完成定量后的“奖励”。其实妈妈挺自觉的,很体谅我们的紧张,要是饭前派点心给妈妈吃,妈妈会说只吃一块,“要不然吃不下饭了。”反倒是我们,看妈妈意犹未尽的样子,心一软,便怂恿“再来一块”。

虽然每次给妈妈买零食,总觉得是犯了错,但看妈妈指指装满的点心罐,邀我一起吃“好吃的东西”,心里就已经想好下次要记着买几个塞满奶油的泡芙。

喜欢妈妈说:我才知道!

“佳佳对我说‘新年快乐’,我才知道今天是新年了。”“市场经济了,我才知道有品牌经理这个职业。”“你告诉我下雪了,我才知道窗户为什么这么亮。”“电脑可以面对面说话聊天?我才知道。”

妈妈的每一个“才知道”,都说得心满意足,恍然大悟间透着获取新知的喜悦,仿佛孩童初识万物,在在令人惊讶,令人神往。

可要是以为老太太真的闭塞,什么都不知道,那又错了。妈妈每天读几种报纸,看各种电视节目,天下大事常发议论;美国那位总统又当选了;臧否电视剧一针见血,地下工作者穿着都很讲究;看女排比赛,关心中国队输赢;新闻里播报空气质量差,妈妈反复问:霾天小孩子在操场上体育课要紧吗?妈妈七十多岁带完最后一名博士生才离开教学岗位,最牵挂的依然是学校,课堂,一代代学子。

这会,妈妈膝头盖着小棉毯,倚坐在靠椅上翻看我带回家的新书,暖阳映着,妈妈全神贯注,神清气定。我满心欢喜。